

紅玫瑰

第五卷 第二十八——第三十六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2429.6

24



工
人
魂

乘風起雲

無影無蹤

天之四子

此則新華

新華

第五卷

第二十八期

真禽飛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第二十八期

紅玫瑰第五卷第二十八期目次

沈南蘋尺頁真蹟（封面畫）

第二十八期

王夫人

張夫人

嬌倚畫屏

勞兆祺夫人

唐女士

龔秋霞女士

陸瑤大女士

裴麗琳女士 正 寄

海帆

汕頭海岸

之江畔之鎮海塔

無錫龍頭渚

乘風破浪

吃大菜去

吳克勤

深夜

黃問白



球與盒

張慧劍

「女性誘姦男性」的小談論

平平

佈道大會

徐國楨

雜碎之一

錢醉竹

瓊涇小蘿頭

姚民哀

蓬萊之游

鏡如

病中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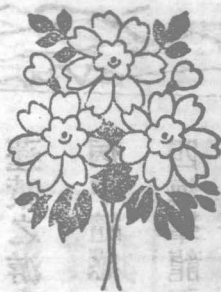
張冠和

四海羣龍記(第二十九回)

姚民哀

滑稽新史(第二十二回)

程瞻廬



花前小語

茗·聖·狂·味

近來向本誌投稿的很多，中以各大學的高材生尤居多數；作品差不多篇篇都是很動看的。這是很可喜的一個現象，而本誌得到了這麼大的助力，或者更可突飛猛進吧！所有收到的佳作，已隨時付排，就可陸續刊載出來了。

本期克勤女士之「吃大菜去」，是一篇實事的紀載。我們在欣賞幽默的作風，談諧的情調以外，還欽仰他們賢伉儷——克勤女士和伯攸君的一種無上的風趣。這種風趣，我敢說是幾個樂天派的文學家所獨得而有的，旁的人那裏能窺其藩籬呢？

隣萍之「絕島求生記」一二兩節刊布後，很得到一般讀者的好評。現在又去催他趕快把續稿寄了來，據說尚有更佳的文章在下面呢。

卓杲之名作「不知所云集」現已有十二版重訂本出見。（本局代售）無涯之「荒唐夢」，廬父之「脂粉地獄」，國芳之「俠血情魂」均為一時之佳作。拜讀之餘，特此誌謝，併為介紹。

吃大菜去



克勤

起來跑到攸房裏去和他商量。

「你想我們今早吃甚麼點心呢？」

攸坐在亭子樓內的寫字台旁翻閱書本，這間名實相符的斗室，便是他的臥室，而且又兼作書室，自然，這間小室中，便堆着許多書籍和紙張，有時，他因為工作忙，或者是無暇整理的緣故，便讓

這是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娘姨到我房裏來，給

這些翻閱過的書，古今中外亂七八糟地丟滿在

正在吵鬧着要起來的肖君穿衣服，我睡着和肖

床上，桌上，椅上，書廚內，當然不必說，因此，我便稱

君玩娘姨一壁哄着肖君，一壁和我說，攸已起來，

這間小室為雀巢室，主人自然該名為麻雀了。

叫她帶信來問我，今早吃甚麼點心，提起吃點心，

「雀，我們吃大菜去！」我想到要夫幹新鮮玩

便起發了我去幹一件新鮮玩意兒的動機，急忙

意兒，興味很濃。

吃大菜去

吃大菜去

二

「到那一家去呢，大西洋，還是福祿壽……」

「不，我要到虹口小菜場三層樓去！」

「小菜場甚麼有大菜吃！」攸頗懷疑。

「你知道甚麼，因為有大菜館，這小菜場才開『呢！』其實，我也沒有看見過有沒有大菜館，不

綠的葉，真美麗！鼻孔中感到各種甜蜜，清逸的香味，靈的慾望已滿足，無遺憾。

迴，聽人這樣說過，因為好奇，要去嘗試嘗試罷了；要他陪去，自非竭力慫恿不可。「我們吃了大菜，還好順便買些花回來，菊花已上了市，康立生我最歡喜，也要買些。吃大菜是肉的，買好花是靈的，既吃大菜，又買好花，靈肉便能一致。」

抱了花，和攸逕奔三層樓，去找所謂大菜館。一

攸不忍掃我的興，抑制着十二分勉強的心，和我同了意。

登樓，我便將我的近視眼鏡移正以便舉目四囑，祇見有許多長方形的條桌，橫七豎八地躺在這廣場上，每張條桌的外沿，設着兩三條長橈的座位，裏沿却放着爐灶等烹飪器皿，立着掌爐的，招待生意的伙計，每張桌上都滿坐着提小菜籃的主顧，顯得生意非常擁擠，所以他們都手忙腳亂

地在打起精神工作。他們的桌子上，每張都有每張的標記，什麼「杏花村」咧，「一樂天」咧，五花八門地裝點在鏡框內。雞咧，肉咧，一小塊，一小塊地掛着，還有什麼洋蔥，大蒜，包子，麵之類，各式不一地陳列着，總之，使人一望而知是解決食慾的所在。但是，我想像中的大菜館呢？我却沒有看見。這對於我的誇大，是多麼失信，我急了。

「雀，大菜館呢？」脫口而出，倘若思索一下，我一定不會問。

「這，這，這不是都賣大菜嗎？」攸連指了幾張長桌。

「唔，這……」見了這些不是我想像中的大

菜館，不覺意興索然。但是，立刻爲好勝心征服，急轉口風，「這真是平民式的大菜館啊！對我們無產階級的勞動者，是非常適合的。」

「我看不能吃的罷，還是出去吃罷！」攸冷冷地說。

「你這人封建思想未免太濃重了，爲什麼我們不能在這裏吃呢？」甯吃苦，不示弱，是我的脾氣。

「好，那末便坐下來罷！」攸指着一張條凳，使我聯想到鄉間的會市。

長桌裏面的伙計，將身軀隔着桌面湊近我們來問酒菜了。陳舊的留聲機開着，嘈雜的人聲鬧

着，烹調聲，碗箸刀叉相擊聲，一切的聲浪混合着，雖然祇隔了一個二尺多寬的桌面，雖然伙計竭力將身軀探出，雖然他是提高着喉嚨，要聽清楚一句話，却十分費力。

「怎麼，你老站着不坐下呢？」攸見我個促不安的樣子，有些不高興起來。

「我在取小說材料呀！想用打謊的方法來遮掩窘迫。」這真是「一個好地方」，我們研究文藝的人，什麼地方都應到你看，這裏有多少好材料在供獻給我們呀！心裏雖在厭惡，嘴可仍要強，要言行一致，不得不向條櫈坐下。

「新上市的蟹粉包子，普通每隻三十，加料五

十，來兩客加料？」伙計背書般地面問着。

「好嗎？」攸問我。

我點頭。

「炸豬排，來兩客？」伙計又問。

「好嗎？」攸又照樣問我。

我又點頭。

「清燉鴿子，來兩客？」

「……」

伙計連問着，攸總不置可否轉問我，我便無可無不可地點頭。這樣每客一連點了十幾樣，等到伙計不再來問為止——我沒有計算我們的胃裏能不能裝置這許多東西。

第一道大菜上來，便是加料蟹粉包子，熱騰騰的，一盆六隻，拿毛竹筷剖開，油水流了半盆，看見油，才記起忘了揩筷子，揩也無用，掩耳盜鈴，索興不揩了也罷，想放到嘴邊，終於又遲疑，「會因禍得福」。

「有得吃的人，佈施點給沒得吃的人呀，奶奶！」

「一個女乞丐在我身旁站住了。」

「這主義不錯，好，照這樣做罷，可憐的朋友，我愛你！」動了惻隱之心，便將一盆加料蟹粉包子

完全送給女乞丐，她立刻吞下了。

「大福大量的先生，佈施點罷！」灣着腰，跛着脚的老乞丐，拿著破碗伸向我，不肯走。

我呆呆地望我面前的一份加料蟹粉包子，還

未動。我帶着的一大束花的香，漸漸地爲乞丐身上的骯髒氣，小攤上的油氣，煤氣，魚肉之類的腥氣所湮沒了。我覺到頭昏，空着的胃，又起了劇變，未消化盡的一些東西時時要衝出喉間來，困苦得有些熬不住了。

「給了他，讓他走開罷！」我繞着眉頭向我說。自己也分析不出這時的心理，還是憎厭，還是悲憫。

「我完全給了他，他吃了仍不走，那女乞丐也還站在我身旁，而且非常接近，嚶裏哼着悽苦的求乞調。」

第二道炸猪排又上來了，整整地兩大塊，上面

附帶着許多煤灰，彷彿是有意加上的胡椒。

「可憐見的，殘廢的人呀！佈施些罷！」

「給我吃些呀，老爺，太太啊！」

「佈施點呀，修福修壽！」

「……」

「……」

「一打以上的哀音合奏着，我們被圍在核心，我，

要哭了，可是，不會流淚。

「雀，我生病了，坐不住了！」身軀怕會因腦充

血而倒下來，到這時，祇得讓弱點暴露，撐不來強。

「還是回去罷！」攸向我笑了，這笑，多少含着

驕傲，奚落我的成分。

伙計來算賬，共計八元六角五，連我們承認而

未見面的一併在內，我們並不和他們計較，丟了

九塊錢不要找，算小賬。九塊錢的代價，便是被乞

丐們包圍了一次，好在我們的錢，雖然是拿心血

賺成了一個個的字，以最低廉的價格，求乞般地

和資本家換來的，可是用出去時，却一直是很浪

費，因為，我們倘若要學資本家那末計分計整地

秤分量，便會在錢上見到我們零買生命的痕跡

呀！

「惠了賬，昏昏地，訥訥地跟攸走。」

「大菜吃得如何？」在回來的路上，攸向我情

皮的問。

「爲藝術而犧牲罷了！這算什麼！」出了國，便
不怕，「我們要求描寫真切，非往各種社會實地
觀察，躬親嘗試不可。有機會和可能的話，我還希
望找尋比這些更有興趣的遺跡！」

「我不再說什麼，祇向我笑。」

我故意把手中的花盤高些，遮住面部，隔絕收

夜深

白·間·黃·

夜色黑靜得十分可憐，

——流不盡無限哀淒！

靈魂兒飄搖無依！

夜的黑帷呀，

由腦海之底，

我想

——搗起了悲痛的往迹！

借着你的烏衣，

淚珠簌簌落地，

總可把我的苦楚掩沒。

球與盒

張·慧·劍

隨感錄

忽然地，希兒失去了他的皮球，他狂暴的哭過一陣，得到了其他物品的抵償：他母親將一個漆彫花的小方盒子給了他。曾經有一個時期，他對於這小花盒，引起極強的佔有慾，用過軟一類的法子，如請求，硬一類的法子，如哭索；希圖把它單獨地佔領，玩弄，收儲他所搜集的香煙畫片，結果，沒有辦到。成人們於小孩子的興味，是從來不知道注意的，而小孩子的慾望，據他們想，也不該輕易地使它滿足。這心理，分析的講起來，一半是人類自私的病態心理的表現，一半還是牽緣於單方面的道德觀念。成人們可以用錢買他們所歡喜的東西，小孩子却常常望着他所渴慕的，近在手邊的，而且也可以說

是屬於他的東西，到不了手。成人們褻奪了小孩隨時使自己興味滿足的權，唯一的理由，便是一對待孩子不能太違他的心。好像小孩子的心裏，是應當永遠有一種缺陷的。因為小孩子常常被壓迫於這種事實下，他們的興味，極容易迅速地幻變——或者消失在一個時間裏；他們對於某事物的信仰，也不能受成人們合理的啓示而養成。像希兒，他以前是極愛那小花盒子的，只因成人們苛刻的限制他，硬將他興味的端尖，同這盒子拉開，成一個極長的距離，盒子在他記憶裏所存寓的力量非常的薄弱了。現在，得到盒子，他也感受不到何等的快樂。

因為有盒子代替了皮球，事實上他是得到了勝利，同時他也被道德的觀念威迫着；希兒不再哭索他的皮球了。以後，常常看見他捧了那花漆盒子，站在門外，看別的小孩在玩弄皮球，他的神氣，總是不安定的，但也不能確定他是在想念皮球，不過，至

少他總像是感覺到一種空虛，而且渴望着將這空虛充實。大家都忙，誰也想不到去替他買一個新球，他又不能從內心裏叫出他的真音，大家更無暇注意他了。他本是個無父的孤兒，陶養於悲戚的空氣中很久，假使他生活上有了一點缺角的現象，很足引起人的不安，大家想到這裏，總覺得有些負咎似地。一天他母親發覺他把盒子和人家換了皮球，便責罵他，說明這盒子的價值，是足以抵當十個皮球的；他頑強的微笑着，用力拍球，表示他很快樂。可是後來，他終於受到他母親灌入的幾句話的創傷了。含歉意地時常注視那收藏花盒子的小抽屜，小小的心靈，又像被什麼有力量的東西緊緊地扼住了。又一天無意中發見了他的舊球，他得了兩個球，却更覺得不快活。他不時地跑到門外，和那換盒子的小朋友商量：「兩個球換回那盒子吧。」「不！」小朋友固執的跑去。從此，盒子在他欲望中的勢力，逐漸的擴大起來，那盒子却永遠地永遠地換不回來了。

「女性誘姦男性」的小談論

平·平·

我們總得怪自己的腦筋太陳舊：聽得了檢察官提起一件女性誘姦男性的公訴，就好像聽得了「老鼠捕貓」的新聞，竟會變顏變色地而引以為十分駭詫的。

其實，女性地誘姦男性和男性地誘姦女性，是有一般的可能的。法律真是一件最公平的東西，一點也不偏於那一方。牠在刑法的第二百七十五條上，明明地這們說：和誘未滿二十歲的男女脫離享有親權的人，是要受刑事的處分的。

不過，據經驗告訴我們：歷來所發生的和誘案子，差不多件件是男性誘姦女性的。所以，一旦倘然聽得有一樁女性誘姦男性的案子發生，就要駭詫到不可名狀的地步！然而，法官是和常人不同：他是知道法律上有這麼一條；他是知道女性一般有誘姦男性的可能的。所以，他遇著這種案子，一點也不覺得駭詫，總是秉公辦理，決不因被告是女性，就存下了憐惜的心腸而法外施恩的。而許多血氣未定的青年，也就得到一